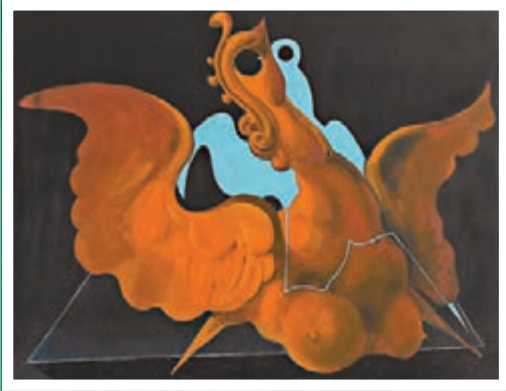


龐比度中心×香港藝術館 大師級畫作回溯超現實主義



●馬克斯·恩斯特的《奇美拉》。



●胡安·米羅的《門牛》。

香港疫情經歷一波又一波，最近似乎漸見曙光。回想疫情爆發期間，一幕幕畫面依然深刻——千人漏夜排隊搶購口罩、市民被迫坐街邊食飯、昔日繁華商業區變得杳無人煙，這些場景大概可以用一個詞語概括——超現實。受到疫情影響，籌備近三年、由香港藝術館及巴黎龐比度中心聯合策劃的「超現實之外——巴黎龐比度中心藏品展」早前終於開幕，逾百件超現實主義大師級之作呈現眼前，帶領觀眾回溯超現實主義的誕生及發展。疫情所帶來的「超現實」場景或令你猶有餘悸。那麼藉着此次展覽，我們可了解一百年前的戰後時期，人民的內心正經歷創傷，文人及藝術家如何提出建構超現實主義，為世界帶來嶄新視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部分圖片由香港藝術館提供



●(左起)香港藝術館館長(學習及國際項目)胡佩珊、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法國五月藝術節總經理馬沙維及巴黎龐比度中心國立現代藝術館副總監戴迪亞·歐登傑(從左至右)介紹展覽內容。 朱慧恩 攝



●展覽現場。朱慧恩 攝



●超現實主義部分展覽現場。 朱慧恩 攝

●喬治歐·德·基里柯的《兩個人像》。

是次展覽

由研究超現實主義領域的權威、巴黎龐比度中心國立現代藝術館副總監戴迪亞·歐登傑(Didier Ottinger)策展，談到策展理念時，歐登傑表示以神話角度出發，以不同年代的作品貫穿超現實主義的發展歷程，向觀眾呈現超現實主義作品的美學特點，以及重要的發展歷史。展覽由巴黎龐比度中心借出117件經典之作來港展出，除了畫作及攝影作品外，也有甚具代表性的文獻資料及雕塑作品。展場內，喬治歐·德·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賀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胡安·米羅(Joan Miró)等大師之作一一呈現觀眾眼前。

黑白照片展開序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儘管轟隆的炮火聲已經停止，歐洲各國看似恢復正常秩序，然而，人們的內心經歷戰爭的蹂躪，深刻的創傷未能輕易撫平，愁緒與疏離感正在人群中瀰漫。時值1924年，各國陷入戰爭和暴力政治意識形態之時，法國詩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提出建構一套新神話，意圖為世界注入一種嶄新的視覺。超現實主義者認為，若要進行徹底的文化轉型，創造全新的神話是不二之選。他們認為，神話是人類了解自身起源的共同故事，並建構相關的禮儀習俗，從而達到團結的目標。超現實主義者希望開創一個屬於他們的時代，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歷史和夢想的神話。超現實主義借鑑了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無意識精神狀態理論，借助神話人物界定人類心理的類別。

今次展覽共分為八個部分，由超現實主義的起源，往後發展到它與神話人物之關係，到最終以一個穿越生死的宇宙信使「大透明者」的形式出現，觀眾可以從展覽的不同部分一窺超現實主義的發展及演變。展覽的序章「巴黎之夜」拉開帷幕，由一批黑白城市風景照片帶領

觀眾徐徐進入超現實主義的誕生之地——巴黎。「照片捕捉了巴黎的大街及咖啡館，特別之處在於當時許多超現實主義者如布勒東，在巴黎的咖啡館或酒吧進行了許多討論。」香港藝術館館長(學習及國際項目)胡佩珊介紹道。這位名為布拉賽(Brassai)的攝影師，拍下連接咖啡館及酒吧的街頭小巷，觀眾隨着布拉賽鏡頭下的巴黎風景，正式進入探索超現實主義發展的旅程。

由神話到大透明者

神話是超現實主義藝術不可或缺的元素，當時的藝術家尤愛從希臘神話中的怪獸獲取靈感，以怪獸隱含的象徵意義作為創作元素，賦予神話人物嶄新的意義。例如第三部分的「奇美拉」及第四部分的「牛頭怪」。奇美拉是泰坦時期一隻具有獅子頭、山羊身、蛇尾巴的怪物，「它被形容為對現實主義及理想法則的一個模範，與超現實主義者提出的否定理性力量很匹配。所以他們以奇美拉作為圖騰。」像拼貼，或是混合形體是超現實主義藝術發展時期一個明顯的標誌。展覽第四部分名為「牛頭怪」，牛頭怪是人與牛交所誕下的怪物。牠被囚禁在迷宮中，而迷宮指涉結構複雜的建築，也象徵由情感和激情主導、能引起非理性的衝動思想。「牛頭怪作為超現實主義的象徵，背後潛藏多重意義。超現實主義者喜歡用牛頭怪訴說戰爭對人類的傷害。或者自己受到的創傷，並如何從創傷中釋放自己的無意識。」胡佩珊解釋。

此後，超現實主義者不再從希臘神話中獲取靈感，而是由超現實主義異見者的領軍人喬治·巴代伊(George Bataille)創立了首個神話人物——無頭者。它代表一種反對理想主義的哲學和一種從理性解脫的人性。無頭者的出現，象徵着超現實主義進入全新階段。「無頭者就如一個人，從自己的身體中掙脫出來，代表能夠擺脫理性或自我的枷鎖，表現出無意識及非理性的狀態。」因此，在展區的第五部分「無頭者」中，可以看到這部分的作品不少以愛慾為主題，呈現無面孔或無頭的女性形象，例如賀內·馬格利特的《強暴》，赤裸的身體取代了原本的面孔。「當中暗示了超現實主義者的愛情觀，他們認為愛情是絕對的自由，不被道德或理性束縛，甚至帶有一點危險性。」

展覽詳情：
日期：由即日起至9月15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廳

本地藝術家回應大師之作

展覽除了展出超現實主義大師的作品外，館方亦特意邀請兩位本地藝術家進行創作，回應展覽。新媒體藝術家林欣傑就「在仿體」和「超真實」的概念創作了一個機械裝置，由人工生成的潛意識無間斷創作及複製影像，由真像到偽真像，再置於裝置中，現實頓成新的(超)真實。另一位藝術家黃美諤則為是次展覽構思故事及創作繪本和動畫，並將展覽的作品融入香港的景色之中，帶領觀眾遊覽如夢似幻的香港。

●本地新媒體藝術家林欣傑的機械裝置《人工現實》。



●傑克遜·波洛克《月夜切圓》。



●傑克·埃勞的《大透明者》。 朱慧恩 攝

藝術家斯博林來港個展

簡單的線條與圖案，配以日常看見的色彩，駐紐約藝術家喬希·斯博林(Josh Sperling)善於將畫布中二維的世界立體化，為空間打造一個讓人充滿想像的國度。即日起至6月21日，畫廊貝浩登(香港)帶來了斯博林首個在香港的個人展覽《光譜》(Spectrum)。繼斯博林去年在上海的展覽，《光譜》延伸藝術家對顏色的探索，並為展覽空間換上不一樣的色調。

突破二維呈現立體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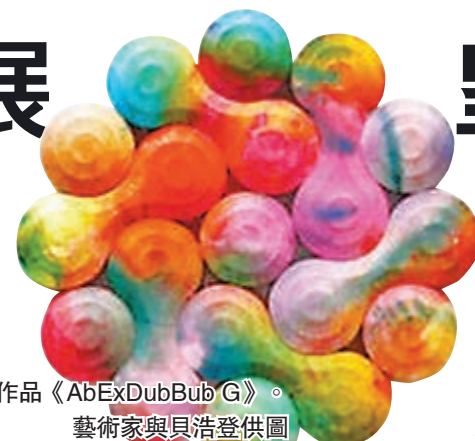
1987年出生於紐約州奧尼昂塔的斯博林，從小就成長於充滿藝術氛圍的家庭中，長大以後擁有傢具製作以及平面設計的背景，這些經歷都無形中給藝術家塑造出今天的作品風格，並為他日後回到純藝術創作的領域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早

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藝術家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就已經在平面的藝術載體中進行進一步的開拓，利用鋁製形狀和銅漆，製作出L、U、N和T等形狀的繪畫作品，盼為藝術帶來新的可能。

受到斯特拉作品的影響，斯博林在其創作的基礎中攝取靈感，並突破二維的限制，創作出自己標誌性的藝術語言和符號：「曲線」和「雙重氣泡」。斯博林筆下的「曲線」和「雙重氣泡」為繪製的雕塑。有別於在上海和巴黎的展覽，斯博林在《光譜》中更著重在顏色的選擇和編排。

抽象表現主義的色彩

以《Spectrum》系列舉例，它就由幾個個別的作品拼湊成一個大型的場域特定裝置，不但展示了斯博



●作品《AbExDubBub G》。藝術家與貝浩登供圖



●藝術家喬希·斯博林個人展覽《光譜》現場。

呈現立體化二維世界

林利用其「曲線」在牆上盡情繪畫，這種形式還擺脫了一般畫作形式上的物理限制。其線條和顏色之間互相碰撞成一幅三維、似是拼貼在牆上的「圖畫」，觀眾能夠一眼飽覽紅、橙、黃、綠、青、藍、紫等色彩之間的互動和演變。創作的時候，斯博林將畫布在切割精準的階梯狀膠合板支架上拉伸，呈弧形或



●斯博林創作的場域特定裝置作品《Spectrum》。

波浪線形，又或者呈兩個似乎伸展、分離的圓形，再塗上色彩。有別於一般呈正方形或者長方形的油畫，斯博林更喜歡描繪不規則以及幾何的形狀，並將各個局部拼貼在一起，打破了傳統的創作模式和思維。

而展廳另外一個重要的部分，則展示了斯博林「雙重氣泡」的作品，它們由數個單個圓形嵌合，最後創作成一個圓形的雕塑。即使運用相同的嵌合方式，作品卻以大小不一、幻變的色調區分彼此，運用抽象表現主義的技術塗上顏料，藉此表達出截然不同的格調與情感。除此以外，作品中的「曲線」往往經過斯博林精心規劃、計算與切割，最後被放置於展覽廳的牆上，完成以後，讓觀眾聯想起一種物件流動的姿態。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